

鄭注莊子

三四

大宗師  
眩筵

在宥  
應帝王

八  
五

駢拇

馬

服部文庫  
417  
2042  
2





117  
2042  
2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郭象注

內篇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

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

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

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亡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

稱

南華經

卷三

一

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

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疆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雖然有患、未若遺

夫知者未能無可

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

也、若乃任天而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有特則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有涯

天也、必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皆自然耳、天下之知皆

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逆、則所順

者、不恃其成、不驀士、縱心直前、而羣士自合、非謀驀以致之、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

經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心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

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

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

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想也

覺無憂當所遇而安也其食不甘理當食耳其息深深真人之

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古之

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泰然而任之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

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

復探求死意也受而喜之不問所受者何物忘而復之復

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

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安為志其容

寂雖行而無傷於靜其頽頽頽大杼之貌淒然似秋殺物非為威也煖

然似春生物非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

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

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燮焉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

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聖

人無樂也、直莫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在天時非

之塞、而物自通、理而自存

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

之塗、而就利違害、善為士者、遺行名失已、非士也、名而自得、故

則傷德而累當矣、名當其實、而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

矣、安能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福應其身

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如若不足也疏本  
作如不足者也

懷

殉人疏  
本作效  
人迹是

也、斯皆舍已殉人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

而非黨、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曠然無懷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崔

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濔乎其進我色也、不以

已與乎止我德也、無所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

故若厲也、高放而連乎其似好閉也、與世同行

綿邈深遠、不識不知、而天機以刑

莫見其門、自發、故恍然也以刑

為體、刑者治之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

體、非我為、自行耳、非我制

時、知者自時之、以德為循、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以刑為體

者、綽乎其殺也、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實、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

之極者、奚為哉、在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者所以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

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閑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悅然不

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

之也一、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一、其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

一也一、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其

一與天為徒、無有而不、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我我者

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真然無不任、而玄同彼我也、死生命也、其有夜

且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且耳、奚所

係、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

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彼特以天

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

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

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泉涸魚相與。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其

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

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

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

舉

我。我奚惜哉。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

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方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

將任化而無係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

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日

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

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

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不知與化

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



藏而任化者，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變不能變也。

**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

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人形乃是

疏本獨上有足字

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其為

**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

不遇，所遇而樂，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樂，豈有極乎？**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

**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

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善天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

粹猶足以師人也。**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

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

**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古今傳而

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有而無也。**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生之神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

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在大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

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

得之以摯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

下、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道無能也、此言

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

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

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

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

遇而安之、忘先後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

惡、然後能無死無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

將也、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無不毀也、任其

自毀、故無不毀、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櫻寧、夫與物

無不毀、故無不成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物繫而獨始不寧也、不繫則敗

矣、故繫而任之、則莫不曲成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

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玄冥聞之參

寥、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

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

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

疏本無  
之名之  
上有及  
字

假 假

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沴陵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為患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

假

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失者無因而不可也、世謂之得順也、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恒化、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空無為恒之也倚

於

翅下同

曰

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死生猶晝夜耳、未足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理常俱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大冶必以為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寐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

未嘗相為、而表裏俱齊、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

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孰能登天遊霧撓

挑無極無所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

任化無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

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子貢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

牽乎形制則孝不在誠慈不在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

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

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

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

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

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

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外內不相及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真之故

無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

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

不知勝負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

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而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

往也

假注同

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

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

豈覺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

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

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外而共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

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

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

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

者又安在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真者遊於外也、獨

能遊外以真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

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其母死、哭泣無滌、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

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

怪之、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唯簡之而不

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

意、而付之自化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違

也、化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

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

與化俱生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夫死生猶覺

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

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

形之駭動耳故不有且宅而無情死以形骸之變

新耳其情不以為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

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

焉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

豈知吾之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

淵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

時而足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所造皆適則忘

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

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

哀與化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安於推移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者給濟之謂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

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

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

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播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

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劓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夫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

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

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

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覆載天地

刻彫象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為

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

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它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斲然曰

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

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

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

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

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至子桑

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

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應帝王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

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有虞氏

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

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

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

人之其知情信、任其自知、其德甚真、任其自得、而

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有吾見狂接

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

曰、是欺德也、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

而任不勝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之內而已、正而後

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且鳥高飛

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

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存也、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疏本如作知

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

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予

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之自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壤之

野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汝又何帛以

治天下感予之心為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又復問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任其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性而止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任性

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陽子居見老聃曰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

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援狙之便執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此皆

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

似非明王之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

而莫知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已名

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立乎不測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

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實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

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壺子曰吾與汝既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言列子之未懷道也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友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嘗試與來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槁木同其不

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

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

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

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

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

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

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杜日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

其杜權矣

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履載之功見矣比之

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名實不入

在自然而履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

棄物

而機發於踵

常在極上起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

於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

勝

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

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闢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鯢桓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

焉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

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

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

虛而委蛇

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汎然無所係也

因以為爺

常

躍

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

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然後列子自

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

人

志貴賤也

於事無與親

唯所遇耳

雕琢復朴

去華取實

塊然獨

以其形立

外飾去也

紛而封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以是終

使物

各自

無為名尸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無為謀府

使物各自謀也

無

為事任

付物使各自任

無為知主

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體盡無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而遊無朕

任物故無迹

盡其所受乎

天

足則止也

而無見得

見得則不知止

亦虛而已

不虛則不能任羣實

至

人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無情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去

即止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廣而無勞神之累

南

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

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為者敗之



莊子南華真經卷三

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郭象注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

哉而侈於性

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

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大小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多方乎仁義而用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〇  
久  
幸

假

南華經

卷四

一

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

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踰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自直

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

於仁義之行

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

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

非乎而師曠是已

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

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夫

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其失其真性甚於桀跖也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窳句遊

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楊墨是已

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  
壽机之口而必競辨於楊墨之間則楊

墨乃亂羣  
言之主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

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  
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

不以已正天下使天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下各得其正而已  
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  
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故合者不為駢以枝正  
合乃謂

駢而枝者不為跛以合正枝乃  
謂枝為跛長者不為有餘

以短正長乃  
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以長正短乃  
謂短不足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各自有正  
不可以此

正彼而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損益之

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夫仁義自是人之  
情性但當任之耳彼仁人何其多憂也恐仁義非  
人情而憂

之者真可  
謂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

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而齧之  
夫如此舉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

天性不決駢而齧枝則  
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

之患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  
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

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為仁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

夫富貴所以可饗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  
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饗

竊非望哉，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

何其囂囂也。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

憂乎。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

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

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

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

得。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混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

假

也。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

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任道自得，則抱朴獨往，使天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使天

下惑矣。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其喪其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夫

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

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

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

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

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

情而天下之性，固以異矣。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

不以物易其性矣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小人以繁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

人則以身殉天下

夫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

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繁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

而神氣無變手足繫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

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

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天下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

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

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

間哉

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真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

子小人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

所謂臧也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屬其性於五味

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率性通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

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吾所謂臧非仁義之

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善於自得吾所謂臧者非

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

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

知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已

彼我同於自得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

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舍已效人者也雖

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為淫僻也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余愧乎道

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也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

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馬蹄

口又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駑驥各適於性而足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節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

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操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以不治之乃善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夫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

斯道者無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

禽獸成羣草木遂長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

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離道以善也同乎無欲是

謂素樸欲則離性以飾也素樸而民性得矣無煩乎及至知欲也

聖人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蹙蹙為

仁蹠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

而天下始分矣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

有斯弊吾若是何哉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凡此皆變樸為華棄

本崇末其於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

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

則有可尚之迹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



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

之性不失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

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

罪也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夫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

已此矣此民之真能也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其過皆由乎迹之可

也尚

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

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

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鑰之不固也然則鄉

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

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

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

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

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

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所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不盜其聖

法乃無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

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

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

身乎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

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

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言暴亂之

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

其毒使天下側目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由是

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由天下之知

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聖人生而大盜起

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

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成其大盜者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

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

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夫川竭

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竭川非以

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天下

平而無故矣

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將重聖人以治天下

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

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

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

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夫軒冕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真物極，物極各真，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示利器於天下，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擿玉毀珠，小盜不起。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焚符破璽，而民朴鄙。除矯詐之以行其姦巧，掎斗折衡，而民不爭。夫小平，乃大不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毀絕鉤繩，而棄規

矩，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夫以蜘蛛蝥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能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擯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彼人含

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

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

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

用之、足以紀要而已甘其食、美其服、適於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則無時

矣、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

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

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

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攻之愈密

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知詐

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故天下每每大亂、罪

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

所已知者、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而不止其分也、皆知非其

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善其所善、爭尚是之所由生也、是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

時之施、惴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

好知之亂天下也

夫吉凶悔吝在於動也而好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

故君人者胡可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

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

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

噶噶以已誨人也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

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在之也者恐天下

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

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無治乃不遷淫昔堯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

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

也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恬愉自得乃可長久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

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也人在天地之

暇

暇

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於萬事、失落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匆匆焉、與迹競、而且說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

即

誤

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囊而亂天下也、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而天自然、故為鬻卷愴囊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不能遺之、已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非直由寄而過



殉

暇

去也，乃珍貴之如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

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安也。故貴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徇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

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解擢則傷也。尸居而

龍見，淵默而雷聲，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動而天隨，

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若遊塵之自動。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任其自然而已。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

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心。撓之則傷其自善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囚殺，無所

排進，乃安全耳。淖約柔乎剛強，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劇彫琢，其

熱焦火，其寒凝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

全其朴，則何水炭之有哉。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風俗

之所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

天而踊，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之變，靡所不為。

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適，治而係之，則勢也。昔者黃帝始以

仁義撓人之心。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

躍

南華經

卷四

十一

心必自殞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

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堯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

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

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

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

皆

琢

信相譏而天下衰矣莫能齊於自得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

故無以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彫琢

性命遂至於此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

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夫故

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櫻天下之心

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兵者失其

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

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讓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杙也、

桁楊以桎梏為管、而桎梏以鑿杙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

民思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

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杙桎梏之為哉、焉知曾史之不為桎跖嚆矢

也、嚆、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桎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

治、去其所、以櫻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

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問至道之精、而所謂質也、

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

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

有韻之文例於  
老子向多此類

生

久長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

天下治矣故善之也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六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

無物而物自生耳非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形將自正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必靜必清無

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任其自動故問目靜而不天也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慎女內全其真也閉女外守其分也多知為

敗知無崖故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

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夫極

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但當任之

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

乃能及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天無為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

為皇而下為王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

有韻之文

故俯仰異心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

女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入無窮之門以遊無

極之野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都在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

存乎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

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

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

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

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

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

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

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而自得猶

狂不知所往而自得遊者執掌以觀無妄夫內足者舉目

皆自正也朕又何知以斯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裕民願聞一言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故而不得已也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若夫順物性而不治

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所以離其

止作昆

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止蟲、皆坐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夫

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

言治人僊僊乎歸矣、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心

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

聰明、倫與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大同乎

滓溟、與物無際、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坐忘任獨、萬物云云、各

有約文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不知而復、乃真復也、渾渾沌沌、終

身不離、渾沌無知、而在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知而復之、與復乖矣、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闕問則失

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知而不默、常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

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

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心欲出羣為眾

疏本携作雋

携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

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衆、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吾而爲衆主也、

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而欲爲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爲人之國

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已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

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

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

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

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不能物物、而爲物用、卽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

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

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

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

獨來、是謂獨有、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

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

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

聲之於響、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

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為天下配、

問者為主、處乎無嚮、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物轉化、挈汝適

復之撓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以遊無端、

與化俱、出入無旁、女同、與日無始、與日新俱、頌論

形軀、合乎大同、其形容與、大同而無已、有已則不

無已、惡乎得有有、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覩有

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覩無則任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

性而在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

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

德

者尊、此必、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於彼、故

然之符也、故不可不為、法者妙事之、

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迹也、安可以

迹麤而不、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當乃居之、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親則苦偏、故、節而不可不積者

禮也、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中而不可不高者德

也、事之下者、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

哉、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執意不為、雖神、故聖人

觀於天而不助、順自為、成於德而不累、自然與、出

於道而不謀、不謀而一、所以為易、會於仁而不恃、恃則薄於

不廣



義而不積

率性居遠非積也

應於禮而不諱

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

於事而不辭

事以理接能不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齊於法而不亂

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因於物而

不去

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夫

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不可得而止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不能虛已以待

物則事

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有為而累者人

道也

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

主者天道也

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

物上、臣者人道也

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

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不可不察也

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